# 暹羅連體人

陳敏智

暹羅人常常喜歡說，暹羅有三寶：白象、暹羅貓和暹羅連體人。

說起來令人奇怪，這一對最早的暹羅連體人，實際上非暹羅人而是中國人。他們的父親是位中國漁夫，母親是中國與馬來西亞的混血兒，這對夫妻爲了謀生而移居暹羅，這兩個孩在全暹羅都稱爲中國連體人。

連體嬰生於一八一一年五月十一日，在曼谷郊外六十哩的美龍村。當時家中已有5個正常的孩子。母親三十五歲，分娩時很順利。出生時，每個人的頭都塞在對方的雙腿中間，他們在胸骨之中被強靱的肌肉連起來，中間則是共有的肚臍眼。

美龍村的連體嬰奇蹟般的活了下去，而且活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兩人中間連接的系帶却成了他們共同的命運。因爲他們註定一生要生活在一起，不能有一點秘密。他們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結婚在一起，衰老在一起。最後他們也死在一起。

雙親替他們命名爲彰與安。在照片上看去，面對你左邊的是彰，右邊的是安。

在暹羅當時落後的社會裏，任何異常的事都被視爲神的旨意和徵象，村民們都認爲連體雙生子是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兆頭。這件消息傳到了曼谷國王的耳朵裏去，據說他當時考慮下令把雙生子處死。不過他還是讓雙生子活了下去。

暹羅的醫生向其雙親建議把兩個孩子用刀切開或用火燒開使他們能獨立生活。但母親認爲兩個在一起還活著，分開來可能會死去，因此拒絕了分割的建議。

起初雙生子發現一舉一動都非常不自由。不但兩個人連在一起，而且是面對面。如果一個要動，必須兩人一起動。而且兩人在走動時一定要互相配合，否則兩個人都會跌倒。但精明而耐心的母親想出一個辦法，她認爲如果那塊連接的肉條能夠拉長，那麼孩子們的活動便能夠自由一些。從此她便不斷的把那條肉帶用力拉長，終於，她使得兩個孩子由面對面變成可以轉身了。當兩個孩子在母親的幫助下，不斷的練習到可以併肩而立時，母親感到無限的欣慰。雖然他們和別的孩子不同，但也差不多了。

彰和安有時也會意見不合，甚至發生打架的事。不過在大部分的時間裏，他們表現出互相的體讓與友愛。在他們行動時，給人一種多年在一起而有默契的舞蹈家。多年的經驗使他們培養出一種第六感，能夠無瑕而完全的配合對方的行動，使人覺得他們有神秘的唸心術。肉帶可以伸長到4吋半，它像小臂一樣粗，強而有力。如果一個雙生子被抱起來，另一個懸在肉帶上，兩個人都不會叫痛。一個孩子摔交時另一個可以拉著肉帶把他扯起來。他們在床上可以自由翻滾遊戲。他們在熟睡時也常會改變位置，一個由另一個身上滾過去，而不會吵醒對方。

一八一九年，雙生子的家庭一直增加到十個孩子。雙生子在八歲時失去了父親，所有孩在必須幫助家計。彰和安首先想做椰子油生意，然後他們又在河上小船市場做小販。後來他們又改行養鴨，生蛋出售。

一八二四年，對彰和安來說，是個幸運的年頭，新王就位後，下令把著名的雙生子送到皇宮去給他參觀，國王和幾百個妻子都接見他們，她們對這兩個雙生子都感到極有趣，紛紛送禮物給他們。從此這對雙生子漸漸被人認爲是暹羅的國寶。幾年後，國王派位特使去越南時，大使特別選了彰和安同行。在國宴上，每個人都注意他們。同年，一個名叫羅勃、韓特的英國商人發現一項奇景。他在過河的時候看見遠處有個像暹羅神話中的妖魔在水中游泳。它似乎是雙頭多臂，游起泳來姿勢十分優美。當那生物爬出水時，走路的樣子十分奇怪，這時商人才看清楚那是兩個肉連在一起的兩個男孩。韓特走向他們，發現雙生子很和氣而且樂于交談，韓特與雙生子的認識，對於他們的一生是個轉捩點。韓特是個機智的商人，他先去拜訪他們的母親，並對雙生子描繪世界另一部分奇妙的城市。同時向暹羅政府中請准許他帶兩個孩子去歐洲。

經過無數的困難，終於在一八二九年四月美國商輪「沙青」號的船長柯芬和韓特，帶著十七歲的雙生子出航了，目的地是波士頓。彰和安都感到興奮。在旅程的四個月內，雙生子在船上學習英語。

船于一八二九年八月抵岸。果然

沒有令人失望，彰和安展出每場大爆滿，入場券每人二至六元。許多人都來看世界的第八奇蹟。

一般人對這奇妙的人物感到興趣。醫學界的領導人物也急欲看到並研究這對雙生子。哈佛大學醫學院的華倫博士曾經檢查他們，並且寫了篇報告，他認定連結兩人的肉帶中含有神經與血管，說如果一個孩子去世，肉帶立刻會受到傷害，而另一個也無法獨存下去。

十月中，在紐約十分成功的展出後，雙生子與經理人首途前往英國。

在倫敦的時候，韓特與柯芬租下市內最大的展覽場所「埃及大廳」。在美國時，有許多人抱怨說暹羅雙生子是假貨。兩位合夥人知道在英國也會發生同樣的情形，便先行邀請一群著名的科學家與文學家先在大廳和連體兒見面，其中包括了皇家外科學院的會員。

皇家外科學院長李・湯瑪斯和三十幾位同事同時簽發了一張保證展出眞實無僞的證書。一位名解剖學家布魯克也提供一項證明說：「暹羅連體人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成長的連體嬰，他們決非僞造，他們是自然的一項奇觀、值得社會人士保護。」

英國的報紙開始大舉介紹彰和安，英國社會對他們像是著了迷。他們個性溫和順良，外表亦引人喜歡，尤其是他們的畸形更引起社會大衆廣泛的同情。

在倫敦住了一段時間後，經理人帶他們去遊歷歐洲其他大城市，每到一處，都引起了極大的騷動。廣告宣稱二「奇妙的暹羅孩子，十八歲，自然的連合在一起！自他們來到倫敦後，拜訪者包括皇后、皇族、王子、公爵及夫人，和許多傑出之士。

韓特因爲這件事離開暹羅的工作崗位太久了，而他已在彰和安這件事上獲利頗多，便把整個權利完全出售給柯芬船長，回暹羅去了。

一八三一年，連體人又回到美國，在全國旅行展出。

雖然波頓醫生用「溫良」來形容連體人，實際上也不盡然。有一次他們在阿拉巴馬時，一個醫生想察看他們之間之肉帶，雙生子不願赤身露體站在公開場合讓人檢查，因而加以拒絕，醫生便生氣的指責他們是騙子。彰和安滿懷怒火的衝回醫生把他打倒，房裏引起一場混戰。雙生子因之被捕，必須付出三百五十元保證金以保證和平。另外有一次在費城，他們和觀衆握手的時候，彰被一個人重重的捏了一下，彰便一拳揮過去。那人立刻告到法院去，請求以傷害罪逮補彰，但是法院的人指出這對雙生子有種特別的法律問題。如果要逮捕彰，便不能不連他的兄弟一起抓進去。無辜的安在坐牢後可以告警官無故抓人，那人在驚訝中撤消了告訴。

一八三二年五月，彰和安二十歲，在法律上已成人了。他們立刻通知柯芬要求終止合約，從此他們想自己處理事務了。

離家三年，彰和安興起了一陣陣的鄉思。此時他們結識了一個時常到東方去的女人胡奇太太，她在出發前往暹羅之時，表示她會去拜訪他們的母親和家人，並願替他們帶消息去。

「告訴他們，我們過些時候就要回去。」彰說。安又加上一句：「等我們賺夠了錢。」

可是暹羅遠在天邊。歲月無情，雙生子在美國紮下了根。他們從此再沒有見到他們的母親。

有句話說，條條大路通羅馬。在美國，所有奇人所走的道路都通向巴納。巴納在當時被人稱爲「廣告界的莎士比亞」。在他助手的幫忙下，發掘了許多奇人以供表演。因此暹羅連體人也結識了巴納。他們和巴納共同賺了許多錢。但雙生子只在巴納處耽擱短暫的一陣時間，以後多年他們都自行處理業務。

一八三九年，彰和安二十八歲。他們公開表演已有十年，共存下了六萬美元。他們開始對這勞頓的展出生活感到厭倦了，希望找個地方安頓下來。六月裏，他們決定選擇比卡羅萊納州藍山脚下的一個小鎭威爾基村，在那裏居民住在木屋裏靠務農爲生，兄弟們很喜歡這個地方。定居不久，他們正式向地方法院申請歸化入籍。他們沒有姓氏，他們登記名字爲「暹羅雙生子彰和安」。一八四四年，雙生子認爲應該像鄰居一樣也有個姓，秋天他們又向法院申請准予姓「彭克



，法院批准了。

離彰和安家不遠的地方，住著一家叫大衛、葉提的農夫兼牧師，家裏共有九個孩子。彰和安結識了兩個女兒，愛黛莉與莎拉安，常常一起出去玩。當時雙生子已三十出頭了，女孩們約二十左右。雙生子和兩個女郎在公共場合出現時，村民至感驚訝。村民們固然喜歡彰和安，但他們非白人，又是畸形人，所以不願見到他們和村女來往。有人警告雙生子不可接近村中的女性。彰和安不顧村民警告，仍和女孩們約會。雙生子一直過著沒有愛情的生活，一旦找到了愛情便不肯輕易放棄。由於愛情的前途困難重

重，他們決定去費城找醫生，希望把連體切開，他們也明知那是件危險的事，等到他們的情人發現了，連忙勸阻他們，結果那件事沒有實現。

一八四三年四月，他們終於結婚了。安和莎拉安，彰和愛黛莉。兩對夫婦在連體人家裏安居下來。那是場微妙的婚姻，必須要以謹愼的心情適應下去。這個婚姻或許與衆不同，但是基本上也是沒有什麼區別的。他們的婚姻幸福而持久。在他們得到姓氏幾年後，安生了七男五女，彰生了七女三男。在二十二個孩子中，除了彰



一男一女生下聾啞之外，其他均正常。孩子們日益長大，房屋已容納不下了。雙生子便在附近買了塊地，建了兩幢房子。彰與安輪流在每屋各住三天，不論寒暑，健康生病，這個日程一直不變。在安家，一切由安作主，在彰家，所有人必須聽彰的。

後來，剛好遇上南北戰爭，他們是南方人，戰爭毀了他們的財產。因財產的散失，家庭負擔越來越大，使他們不得不再去找巴納。彰和安再回到紐約時，已不復當年盛況。不過他們還有世界性的名聲，巴納認爲還有利用價值。

於是雙生子再度前往英國。在英國展出幾乎場場客滿，這應歸功於事先的宣傳，廣告說「彰和安到歐洲的目的是我最好的醫生替他們施分割手術。」雖然巴納的宣傳是爲了吸引觀衆，不過也離事實不遠。雙生子希望切開的願望日益增強，他們怕有一日兄弟死了，另一個也活不下去。即使活下去，還要一直拖著一個死屍。彰和安去拜訪皇家外科學院的福開生爵士，請教分割的可能性。爵士替他們檢查，發現彰有血管硬化的情形，表示他可能會先去世。因爲兩人已經接近六十歲了，醫生認爲開刀不妥。

他們在歐洲幾年中，帶了妻子與幾個孩子一同登台。在回美國的船上，彰忽然中風了。從此他一直半身不遂。他的情形但對自己，對安也是個重大的負擔。他的耳朵也日益失聰。彰因此一天比一天憂愁，常常埋身醉鄉。他的脾氣一向比較暴躁，現在安幾乎已無法與他共處；但他却是身不由己。彰在安家的時候，安有權不准彰喝酒，彰只有乖乖聽話。但在彰家，他就有權喝得酩酊大醉。奇怪的是彰飲酒並不會對安有所影響。有一次彰一杯在手，結果兩兄弟大打出手，弄壞了許多家具。一個警官應報而來，罰款了事。從此他們如果脾氣不好，便互不講話以免爭執。

一八七四年一月，兩兄弟住在彰家，結果彰患了急性氣管炎，他們請醫生前來，不久病情有了進步。

搬到安家的第二天，是星期五。兩兄弟如常上床。過一會兒，彰把安叫醒過來。

「我喘不過氣來，」他說，「我要起來。」

兩人便起了床，並且燒起火來暖身。他們在沙發坐了幾個鐘頭。安非常想睡，勸他的兄弟又回到床上。

半夜裏安在冷汗中醒來，他覺得他兄弟發生了什麼事情。他仔細聽彰的聲音，可是什麼也聽不到。他搖搖彰的頭，但彰沒有動彈。

這下安緊張起來了。他大喊，「來人！」

幾分鐘後，一個兒子走進來。「什麼事，父親？」

「看你伯父！ 快！」

孩子察看他父親身邊安詳的體軀。

他最後說，「伯伯死了！」

「那麼我也該走了，」安說。他全身忽然發抖起來。「我去的時間到了。」

全家人都醒來了，一個孩子去請醫生。現在正是使連體人分開最好的時機。

這時安身上抽筋，家人替他按摩。他們安慰他說，醫生馬上就會到。

「把彰移近點，」安低聲說，「我很不舒服。

安非常衰弱，不過他似乎並不恐懼。他說，「神保祐我的靈魂。」說後便安靜下來。過一會兒，他的妻子發現他的呼吸已停止了。這天是一八七四年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二歲又八個月。

兩星期後，雙生兄弟的屍體送到費城傑佛遜醫院。醫生們希望能解剖這聞名世界的暹羅連體人，進而知道他們的死因以及如何被連在一起。外科醫師要作解剖檢查時，遭到家人的反對。檢查後證明彰腦部有血凝塊，安的死因則比較難以確定。一位醫生認爲安可能死於「恐懼」。醫生穿刺兩人間的肉帶，發現有一根血管連接兩人的循環系統，而安的身體幾乎沒有血液留在血管，他的血液全流進彰的體內了，這也可能是安的死因。

彰和安下葬在白原教會公墓。以後他們的妻子也躺在他們的旁邊，莎拉安死於一八九二年，愛黛莉死於一九一七年，雙生子的許多後代還住在原處，據說一共有一千人左右，其中包括一位鐵路局經理和一位空軍將軍。他們的子孫中也有雙生子，不過沒有一對是連體人。